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
第一二六回 猛和尚願試奇刑 楊將軍善談宗教

話說清雅正然流流水跪在下面招認實供，忽然身子向下一倒，聲息全無。孔式儀忙叫差人取過風燈近前一看，原來是昏過去了。總之人的身體越胖越虛，清雅這個禿驢，他是通慧自幼帶大的徒弟，平日打劫各事，總不派他去吃辛苦，他只在廟裡照應錢財，山鄰的婦女稍有姿色的沒一個同他沒牽扯，真個吃的好的，嫖的好的，所以弄得又虛又胖。這日在廟中上半日，一刻子上殿，一刻子接駕，一刻子說法，已經勞頓不堪；心裡還有那些殺害的情事，注意留神的；到得中齋又是素菜，不甚對味，吃了個半饑半飽；跟後又拚命的一頓廝殺，又被四爪倒攢蹄的捆住了一抬，晚間又下曾有晚飯吃，又被刷著腳心，笑得個死去活來，足有兩個更次，及至來招口供，又是跪著，這一段口供又是很長的，所以說到半路，覺到一口氣接不上來，就昏暈過去了。孔式儀見他倒在地下，雖然人事不知，卻然還有鼻息，知道他必是暈去，就著貼身的家人到後面取了半碗粥飯慢慢灌下。過了一息，這才甦醒過來，定了定神，又供道：「皇帝到了廟中，我等便時時刻刻要想下手。」說著又用手指著楊魁等道：「那知這三位將軍伴著皇帝寸步不離，以致不敢造次。到皇帝起駕之後，我等知不得中計，便大眾斟酌，想借本然師兄的口鏢暗刺濟顛。不料鏢也傷不著他，打也打不過他，反被他用法子將本然師兄的膀子剃去，一個個的皆被他捆了，送到這裡。這都是原原本本的實供，還求大人超脫一點才好。」說畢，又對孔式儀磕了幾個響頭。濟公就此對馬仁說道：「馬大人，你可曾聽見嗎？這不是又是金仁鼎貪著那一萬二千銀子惹起來的禍嗎？這幸虧皇帝福大，不曾受他們的暗害，就是俺留你在此，也是為的這堂口供，要請你順便帶去把老賊望望再說。」說畢，便走到外面望了一望，說道：「天光已不早了，索性明日大早走罷！」此時孔式儀便著部書在供後將三〇二人名字填齊，先拿到下面叫清雅畫了押，又說道：「你們眾增聽著：願供者即在供後自行答押，不願供者再拷。」當時眾僧皆稱願供，一個個皆把字簽完。

獨有那斷禿的本然暗道：我一隻膀子剃去，到此時還是血滴滴的，也不覺到怎樣難過，因何刷子刷刷，又不傷皮，又不傷肉，就輕輕巧巧招了實供？我倒不大相信！想罷，便喊道：「你們聽著，不必叫我畫供，我是不會抓筆的。」還有那不識霉的部書，將一支筆硬向手上捱去，說道：「就畫了罷，統統皆畫過了，諒你一人也執拗不去。」那知本然抓過筆來，順手就朝天井外面甩去，恰巧濟公從外面望了天氣，正朝裡走，就被這支筆不偏不斜的在額角上點了一點，不禁哈哈笑道：「今科新狀元多分是俺的了。」笑罷，又說道：「你們快把這廝也刷他一刷。」不料那本然的生力果大，熬勁又好，去了七八個差人，還有雷鳴幫著，才把他按下；又是五六個，搬腳的搬腳，刷腳的刷腳，刷了有一頓飯的時刻，但聽他哼兒哼兒的，把牙齒咬得怪響，決不曾笑過一聲。楊魁等見得，嘴裡不言，心裡暗贊道：倒也是個漢子。孔式儀見他能熬住不笑，諒情斷難取供，便對濟公說道：「由他去罷，供上少他一人之押，也不要緊，不若省些事罷！」濟公連三搖首道：「不能不能，要使不能叫他笑出供來，將後俺作的這個刑罰沒得用了。也罷，待我親自來助助勁。」就此躡著足，走到本然跟前，把衣袖扯了一扯，頭扭了幾扭，裝出那千嬌百媚的喉嚨說道：「你招了罷，你招了罷。」說著那個蒲草盆子的頭，還是怪裡怪氣的扭個不住。大眾看了這樣，這一個「哈哈」，真個要聽到幾里之外。本然就見了濟公這樣，也還可以忍著不笑，那知被大眾的笑聲牽動，不由得先咕了兩咕，覺到那張嘴就同支開來收不攏的樣法，突然的一個「哈哈」，由此便「哈哈哈哈哈」、「哈哈哈哈哈」的再也止不住了，本然此時才曉得這樣刑罰比疼兒痛兒難過百倍，連忙帶笑帶喊的說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，罷了，把那賣身紙拿得來我畫了罷！」濟公「哈哈」的拍著手笑道：「你居然也到了這個田地嗎？」孔式儀吩咐鬆刑，部書便將供單拿去畫了字，跟手標了一面牌子，將一眾和尚收了民字外監，直到剿滅小西天之後，方才分別定罪，此是後話，到那時自然敘明。

單說孔式儀發落和尚之後，一眾書差也都退出，廳上只剩了濟公、孔式儀、馬仁並湖西營三將以外，無一外人。濟公便對馬仁說道：「這一件事你也同那金老賊商量商量，問他可擔承得起？俺今日也不比往日了，有一個家當兒要經紀經紀了。蒙皇上發了三〇萬庫銀造了一座大廟，除廟以外，一些出息沒得，難道來的和尚逐日裡嚼菩薩不成？俺查得這小奸賊，眼下在周家堡置了肥田二〇四頃〇八畝二分，俺倒很合式他的。他想俺息事，叫他把這筆田，統統佈施到廟裡去，盡午飯前就要交到。若是遲到飯後，俺就把這堂口供就送到皇上那裡，叫他看看去了。」正然說著，只聽外面槐樹上鶻窩裡的鶻子嘈雜了一陣，那天井裡的雞子，撲了幾撲又啼了一聲。馬仁走至外面一望，但見東方雪亮，幾點疏星，西邊一個涼月，就同一面金鏡倒掛在天上一樣，兩邊階簷下面一聲一戶的蟋蟀叫得淒淒切切的。瓦巷內，自己的一頂便轎橫在旁面，兩名轎班就在那轎子裡面睡著，一眾湖西營的兵東倒西歪的，皆睡在暖閣地板之上。又聽得遠遠有說話聲腔，順著那聲腔走去，原來北面牆上有一短窗，裡面一眾家人在那裡打頓的打盹，談心的談心。自己跟來的一個親隨，也在其內，猛見主人走近窗外，忙立起叫了一聲，就由暖閣繞出。

馬仁便同著親隨轉走進正廳，卻聽得濟公等正談著那徐國舅的事件。孔式儀對楊魁等說道：「現今華夷同處，盜賊孔多，明日法場上還要累三位將軍照應一點。到那時刻，兄弟再具片過去奉請是了。」三人忙回道：「豈敢豈敢，自當過來敬聽差遣。」孔式儀搭眼見馬仁的跟隨已站到外面，便著他喊那家中一眾家人，預備面水等事。濟公聽見說道洗臉，便連忙同孔式儀附耳說幾句，又向馬仁附耳說了幾句，又嘻嘻的同楊魁等說道：「和尚少陪你們三位將軍老爺了。」說罷，扭頭扭頸的打了一個哈哈，往外就走。楊魁等連忙站起相送，孔式儀道：「師父淨過面再走也好。」濟公便站定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孔大人，你真個說新鮮話了，我這臉上的焦巴子一天一層，是有數目的，一年三百幾〇幾日，就該三百幾〇幾層，到了除夕日，要到玉皇菩薩面前交數，這個就能洗得的嗎？」說罷，轉身便走，一路歪歪斜斜的頭也不掉，直往外面去了。大眾送到外面，見他理也不理，到黨有些沒趣。

孔式儀向馬仁道：「此人『天真爛漫』可以足當。」楊魁道：「世間器皿，非方即圓。儒教者，地道也，後天之贊化也，故以方為宗旨；佛教者，天道也，先天之開化也，故以圓為宗旨。此儒教中之人品，所以貴乎有稜角，而佛教轉貴乎無稜角也。」馬仁贊歎道：「妙論妙論，怪道人說楊將軍不但武藝出眾，而且學問兼人，即此一席話，已可見其大概矣。」楊魁道：「見笑見笑，今日在刑部大人這裡論道學，周正是孔子門前讀《孝經》，多不自諒耳。」孔式儀亦贊歎道：「妙趣天然，楊將軍真可人也。」一眾談談說說走到裡面，自然各人梳沐，吃了點心，各歸各處，這也不必細說。

且言濟顛聖僧出了刑部衙門，把靈光一按，暗道：怪到昨晚去拿那銅絲刷子，許久許久才得回頭，原來這人家還住在外城呢！隨即放開大步，直往前走。此時日光才出，店舖的門還是關得緊緊的，街上除掉掃垃圾的，拾狗糞的，一些小販子下青貨行的以外，還沒有什麼上色人走。濟公又走了一會，已到了外城獅子巷口，但見遠遠來了四五頂小轎子。濟公又把靈光一按，心中早已明白，見那轎子一頂頂的皆進了獅子巷裡，濟公也隨即跟著轎子走去。不知為的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